

憺抱軒尺牘



惜哀先生尺牘卷三

此卷皆同里故舊及後進

與胡雒君

自去里中何日至鄂甚念甚念入夏來想佳勝
書局之事畢未爾於二月晦出門三月望始至
江甯近平安耳謝公有書來翁覃谿令其更有
事考稽於石刻然魏人石刻既少有又不足資
考異恐無益也見秋帆制軍實齋先生均爲道
候餘不一一

久未得消息想佳好尚在秦觀察署中邪貴宅

一切安善令壻新入泮酥可喜也。鼐去冬喪弟婦而次子生一孫。今春欲以舍弟夫婦合葬竹園窠。乃遭大雨穴中汎水。蓋其地作一穴自可。三棺則不能避水。祇得仍措俟。今冬葬之。鐵門然以此大爲勞費矣。三月初八日始自家動身來南京。精神殆更不如舊年。又相好者率皆遠別。目前尠可與言之人。極使人不樂。耳臘月半陳碩士過舍。閒畱談竟日。伊取鼐爲兒輩竄改之文刻之。此不如惜衰軒稿之枯淡大爲人情。

所欲得帶來數十部取之須臾便盡俟其二寄
來當奉寄也正月末魯習之來晤果亦佳士碩
士之表弟也邑中二左二葉及秦牧皆苦心勞
力以覓地而迄今不得良可太息茲事乃爾難
邪鍾山監院鄒學博是秦觀察之舅可因寄信
居越中近有所聞見不曾遇佳士足與言者不
叔固屬爲刻海峯集成邪未邪年底擬還家不
詳示之畧報不具

累月未得消息想佳適邪夏初一札從繇藩台

處奉寄不審達不臬秋初瘧下數日又遭賊偷
今病雖愈猶未復元而貧乃甚矣九經說及三
傳補注則先後成此蓋爲可喜今各以一部奉
寄江甯及故鄉皆秋旱米貴而四方未甯吾曹
安得無憂邪衡兒尚居里中舍間三月于鐵門
葬舍弟而五月遂得一姪孫安意又欲自誇矣
奉聞發一大笑也邑中諸友率平安惟楷之葬
泉水壩事大可怪駭郡中今正考試而尚未聞
雋者之名臬擬十月末去此歸里諒亦當於此

時乎惟保重不具

昨得五月見寄書具審佳好主紹興書院千巖
萬壑固空多勝覽矣此間日與豫生相對殊慰
岑寂故鄉昨有人來雨水甚足早稻登場米價
大減茲可慶也春閒舍姪騃赴浙鼎有一書奉
候而前書來時似未達當由杭越相隔故邪汪
稼門如到任想可一晤之甯世想已至臨安去
邪鼎近狀如常相見日近一切面悉茲不宣
去歲得手書具審客中佳勝爲慰鼎今歲又二

月來江甯頃時有人來知尊府一切平安也前
所議小學事鼎味不以班志所定爲是朱子所
定小學其識自高于古朱彝尊輩欲返而從漢
其所評不爲是也夫六藝自是古人以教小子
之事然計所教者亦淺令麤知其概耳其一藝
之精自有專門豈必人人能之又學者豈必事
事解了邪若宋儒所云小學則是切於日用學
者必不可缺者大抵近世論學喜抑宋而揚漢
吾大不以爲然正由自柰何不下腹中數卷書

邪吾亦非謂宋賢言之盡是但擇善而從當自有道耳。雖君以爲然乎邑中晴牧家起墳事最可痛。今尚無地葬也。豫生有來江甯之說而至。今未至不知何故。蘊山先生處望爲道侯西湖之遊。吾未知能果此緣不耳。茲因舍姪駉來浙覓館。伊所依者甯世兄然恐未必有濟。如有相當之處希爲助口。芬耳。勳與觀兒居此平安餘不備及。

去臘間雖君就紹興書院不得歸里甚以不晤

爲悵想館況稍覺適意亦自佳也。爾在里畧如
故態惟全戒肉會真成一老頭陀矣。臘月朔日
未時令甥又舉一子以正擬齋僧而生名曰齋
郎。今大小俱健。想聞之爲增喜。衡兒乃於臘月
病傷寒幾歿。服大劑薑附乃愈。今差欲復元矣。
吳五哥病疽久不收口而精神瘁憊。吾極爲憂
之。冠海冬初往江陰。今尚未返。爾爲樊川謀葬
地亦尚未得。殊爲耿耿。張惺齋書附達。餘不宣。
春間得寄書。知到淞後安好。爲慰。爾今年來苦

右臂痛故作荅難也今未全愈但不甚耳此間
攜觀雉兩兒來方厚躬爲課讀俱平安家中亦
平安邪教西入武關而江漢淮甸皆甯矣章淮
樹仍欲於邑中捐穀設義倉以備城守溪長之
慮亦非過也龔經說已爲朱生刻成現在收拾
舛誤畧遲即可奉寄江甯諸生爲刻三傳國語
補注行亦可得所摘者已去之矣將動身來時
將兩兒分撥意欲自是更不問家事亦不讀書
作文但以微明自照了當此心而已學如康成

文如退之詩如子美只是爲人之事於吾何有
哉嘗至杭州見蘊山小峴兩公不小峴有北行
過江甯之說不知得果否左聖俞乃爲國觴可
痛可痛然則竹城嘴亦未妙邪鼐家楓香嶺事
已與彼和息以終凶爲戒故也頃聞給頂帶部
議已至坵賀不具

前作書付錫祉錫祉輟行故沈閣至今雜君乃
有悼亾之悵實助悽惻此況亦鼐所身嘗也命
也柰何正當歸趨大覺耳鼐去臘月得之孫已

隕於正月廿日時吳五哥病甚不令之知鼐本
擬攜衡兒來江甯因其岳病畱之約於三月十
二日抵江甯今不知吳五哥之存不矣陳石士
頃過此甚可喜設其行過杭而維君在彼一晤
之亦悽事也鼐詩集刻將成不過一月可以奉
寄矣此間一切如故狀珍重不具

在江甯接前月手書知在里逗畱鼐于此月初
六日歸家駕于初八日發不知江中于何處相
蹉過竟不得見爲悵十五日鼐抵家而齋人家

兄喪于十三日遭此悲感諸事勿勿姪憲尚未
到家今想甫聞信而今歲天行之惡竄失一姪
孫又失一外孫女皆極可悼衡兒於此十三日
埶緞標入都以聞塗間不易行故也致候蘇潭
方伯不及另書有書從陳方伯寄去當已達邪
致候晦之仲魚兩先生賤體尚如故狀里中亢
陽不雨不知杭州何似惟珍重千萬

得四月十八日所寄書具審近佳又得實參諸
賢共朝夕亦今時難遇之事良可喜也竄居此

近麤平安肯前小瘡久已衰羸固理當爾耳令
妹夫吳五哥於三月十四日終壽誠可傷歎兒
衡本欲卽來以此輟行想今亦旋可來矣拙詩
以十卷付雕今甫成聊以一部奉寄閱之不堪
多示人也又一部寄蘊山方伯者在方坳堂處
去歲曾有寄方伯及小峴觀察九經說而皆無
回信不知曾到未邪煩爲一問之已熱保重千
萬

新年來想動定增勝爲鼎去歲到家曾有一書奉

寄當已達也今年一切如故狀大概今年赴金陵當少遲昨陳碩士有書來說伊二月必過桐城見訪固亦須候之也今日石君先生已過此入都此後又當景象一新矣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部一以奉寄一以寄方伯希轉呈之仲魚當已入都望致意晦之也數日極寒今日稍晴和作此奉候餘續聞不具

夏初得春末惠書知清勝為慰竄與次兒居此平安今年雨水極多越中不知若何如故鄉則

豐年矣衡兒已定雷京此番禮闈尚可謂之得人但經義之體則日下矣前所寄近體詩鈔竊復有重訂大增評注惜前本付雕之畧早矣其誤字亦殊多也魯陳歸班當選教職此數日內甚望其來石士因其尊人召之去今當在署尚未見回信來植之昨有書云近大用功心性之學若果爾則爲今日第一等豪傑百竄與樊川老牛集地淮樹爲擇九月葬矣此大是里中百餘年來一僅見之事也趙甥得第分部近頗有

竹齋八牋
譽吾爲其父定十五里坊之墓者矣亦可發一
笑也畧報不具

去冬汪稼門中丞邀往觀其新葬其夫人于白
嶺地殊爲佳妙係其長子所自定亦人家墳山
以九百金得之作回龍局朱雀干峯極奇秀天
船將大興是族躬相好諸君在邑中經營此事
皆寡所得而倦怠之情乘之矣植之爲吾薦於
稼門家館歲百廿金亦甚安也

不得消息又逾半年想動定佳適書局事已畢

未目下何所爲邪。鼂二月至敬敷攜觀雉及外甥幹朝夕亦麤遣。但皖中可與言之人更難得於江甯也。今年會榜惟陳石士館選最爲可喜其餘名人殊少而邑中左君之事尤可慨歎矣。近諸賢赴秋闈而觀海叔固青展皆裹足不行亦其見之果邪。故鄉歲豐穀賤斯第一可喜事。孔城劉生名開十九歲吾呼來書院讀書故鄉讀書種子異日或在方植之及此人也。衡兒場後雷京當仍居何季甄家然吾亦久不得其信。

也尊處舊所借五女一項伊今嫁女須用望以
原本寄至爾處清結可也朝夕惟珍重千萬不
具

初春惟體中安好咫尺不見與萬里等身豈必
以遠隔爲悵所望客居清適而已爾尚如故態
衡兒自京至杭爾書令其旋里狀竟未回而
賢郎亦未回似各于湖中得一小館矣故鄉諸
相好畧如故狀獨目中所遇年少人才日薄良
可歎息 文廟建理學扁良爲謬誕狀爾歸事

已過矣安能遽令除卻邪張虬御分發桂林覲
可與上官有筆墨知遇不列之尋常佐雜之中
而吾賢與之他鄉聚晤亦一悞也吾所選五七
言今體重復批閱之本彼行笥攜有之可以僭
臨一過鄙見自詡此爲詩家正法眼藏不知他
日真有識者論之當復何如若近時人毀譽舉
不足校耳張樊川竟於十一月初九日葬于老
牛集此事猶當爲吾邑近年之盛舉至其後賢
之果昌與不則亦何敢遽定哉陳石士尚趨庭

宛邛其應試於南北尚未定馬魯成現在家行
赴淮關書院馬雨畊適暫歸昨相八角亭墓乃
大蒙其賞愛也去秋始得四庫全書目一部
聞之其持論大不公平爾在京時尚未見紀曉
嵐猖獗若此之甚今觀此則畧無忌憚矣豈不
爲世道憂邪爾老矣望海內諸賢尚能拯其敝
也目花鐙下作書艸艸不盡己未

獻歲惟動定佳勝臘月得書具知近況賤辰承
寄多儀謝謝去夏及秋爾在江甯曾兩次寄書

然似皆未達不知其後到不遠書誠難致邠間
蘇潭有推轂之意不知其事果否邠近狀畧如
故今歲就皖中取去家之近也文集爲江甯諸
君鏤版云四月必成工共十六卷待得之可奉
寄也接老伯大人詩刻本佳甚雖不多足以傳
後矣謝謝珍重不具

入春來想佳好去歲得書知尚在書局今所
志了畢邠冬閒大病幾歿今愈故態依然矣
邑中諸友皆佳好豫生冬歸今又赴晉邠攜

兒及復孫來書院聊伴岑寂文集刻成今以一
部奉寄又二部以寄蘊山虬御也賢郎家居安
好虬御家亦安好茲畧報不備及珍重千萬
與吳惠連

前得書具悉近況清貧尚不至全無酒資乎時
入蘭亭邨不覺衰老畏作詩故無以寄之耳故
鄉乃不肖水患而間北方乃憂旱今已解郟桐
城故事館選於同里例不投帖此猶爲樸厚之
風不可使變世凡乃未達此故宜告之都中近

得時相對者爲佳珍重千萬不具
與吳敦如

得書畧知近狀邇惟侍奉益佳勝也竊屏居草
澤豈當復論西清舊體前鮑覺生投帖竊愛不
以名帖復答之足下益爲煩矣故謹璧尊謙也
故鄉淫雨爲患居屋皆困於浸溼薪米皆貴殊
令人憂京師未知何狀甚望尊大人得一筮又
望臺中得一實皴朝夕惟珍重餘不具

去冬郎君回得手書具審佳勝奉侍萬福爲慰

蘄里居亦如常郎君美才而立志真佳兒矣里
中少年風氣昧不善此獨不爲所染傑出之士
異日必繼家聲乃翁雖貧亦足樂矣家鄉三
價極貴而未得透雨蘄欲與同人募米平糶而
樂輸者少恐不能辦成但有慙歎耳聞尊大人
意興頗佳禮闈望可與分校衡兒以盤費之艱
遂輟公車之行亦以其去歲乏功力不欲取債
而爲無益之舉耳朝夕惟珍重千萬
書至審侍奉多福欣抃欣抃蘄亦物適卜居之

說尚未能浚也得禮邸書卽爲恭王擬作一文
字狀其間有數條須要審問者今寄來奉懇爲
細細問清要將元稿寄鼎改定後乃復繕清以
寄禮邸再藩邸之傳本應史臣裁著非職元不
當爲若云家傳亦覺不妥意欲改爲神道碑文
但加一銘詞耳望見禮邸要一商之至所載詳
畧之宜如何抑要須增減邪率候不宣

盛暑懇侍奉佳勝鼎四月底作一書并禮藩傳
稿奉寄商訂付陳旣亭乃伊行至揚州以水大

畏而返又畱吾書於揚城故今另鈔寄彙見虞
道園爲當時宗室撰碑誌皆畧述其前世功德
蓋遐遠之人生未見國史者多矣而宗室先世
之事必于國家關繫豈可草畧今故先擬一稿
所未明之事祈爲查清若吾兄於此亦未明曉
僂希見禮邸詢問得後批于元稿卻轉寄彙
竄改定本繕清彙乃敢爲啟以寄復禮邸也頃
淮揚水災極重而吾桐則早遲之禾俱豐米升
十三錢於貧士大利真可慶也都中本年糧運

無阻人情安愈可知然以言久遠之策似尚未
獲耳鼯雖尚能行步狀終是衰憊精神大乏今
冬回家一行或明年二月再出謝去此席尚未
能也尊大人前請安不另書矣珍重千萬不具
鼯今冬畱江甯未歸得里中轉寄來賜書具悉
唐善尊大人正萬福也禮邸家傳至據以竄定
恭王之傳觀之庶爲明晰矣今併一啟卽懇持
入邸內以呈今王想僂可刻入舊函後也鼯今
年刻試帖詩一小卷法帖題跋三卷併裝一冊

呈尊大人及吾兄閱之以謂何如邪歲行盡矣
尚可從容度去不無由相見深切企想珍重不
具

尊大人醇德雅才鄉邦共仰遽爾棄世悲切士
林况鼎俯仰人間故人斯盡痛感曷勝大孝哀
毀亦何以慰願賢兄弟淡念擔荷之重自慎遺
體而已此時已奉靈輜登舟不想過石頭時可
申一奠茲先奉唁或尚未行也鼎去冬寄禮邸
啟竝傳文已至都未茲畧報不具

去冬間轉官御史欣慰欣慰令弟至益知近祉
之詳新年想增福也窮昏敝日甚看文作書甚
艱此固其宜爾欲歸又未得去茲以爲惶耳所
命題史閣部書後此爲兩姓光榮之事埒名其
間誠所願矣但耄病不文雖作題無可觀耳另
紙呈閱可埒於史公書後不銜兒得泰興尚未
能赴任江南春寒猶甚恐京師未必若此也草
草畧報不具

與吳子方

孫珽

承惠書千餘言意甚深美而辭蔚然此天下之
才豈僅吾鄉之彥哉顧敝鄙陋無以稱後來
才俊之求茲爲媿耳書內言奮闢漢此差失奮
意鄙見惡近世言漢學者多淺狹以道聽塗說
爲學非學之正故非之耳而非有關於漢也夫
言學何時代之別多聞擇善而從此孔子法也
善豈以時代定乎博聞彊識而用心寬平不自
矜尚斯爲善學守一家之言則狹專執己見則
陋鄙意第若此而已子方以謂當乎不邪心氣

耗竭目復昏眊奉荅不能詳備惟達其大旨諒
其不逮暑熱珍重尊大人前道候餘不具

與江懷書

去歲得手書敬審佳勝春來必增福也爾衰罷
日甚不任勞苦念往者既承司成之事矣安得
不與歸結而重與跋涉力又不堪是以竟以所
自畱之地交出以葬司成已於張八哥在家時
交清帳目胡觀海擇十一月初六日安葬昨章
觀察尚以爲未盡欲另爲擇日擇定再寄聞所

存現銀若干與張八哥一行用去若干存若干
或先取去刻詩或存作葬費請與張八哥叔姪
定議餘續聞不具

與張柟軒

昨與尊者述及靈樞厥陰在泉之說以爲厥陰
兼府藏而言此視王注自爲允協所示阮林作
有橫絕四海之意無一語拾人身後慧真俊才
可愛也俟日晴走候不具

與張阮林

竄頓首阮林世講足下承寄見贈詩及諸舊作
俱有奇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夫天之生才甚難
才之生於閭里而俾吾親見之尤其難也今既
遇矣欣喜豈有量哉以足下之年富而又精心
勵志其成就必大有可觀矣夫惟愛之深者則
惟恐其不成夫有才而卒不成者志不高而功
不繼也如足下安無慮此然以予相愛之誠安
得不憂勗乎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
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

有定者所以爲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爲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非思之淡功之至者必不能見古人縱橫變化中所以爲嚴整之理思淡功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鼯衰老矣猶願及吾未歿而早見足下之有成而已中人以上可以語上鼯所言者所以達最上之材非中材以下所可聞足下奇士也吾以言之諒不爲失言哉嚴

寒諸惟珍重不具乙丑

所示詩筆力才氣在今日里中無與敵者古今
體俱有獨造處中如惠鄙人律語格是杜而起
尤橫絕贈戴君詩極似太白至除夕得家書四
章斯爲真杜能於開合操縱章法脈絡中更大
肆工力始終不敝必卓然爲海內詩人老夫放
一頭矣續報不具甲子

奉別倏三月秋捷大可喜非特鶴起以嗣家聲
且從此免繫心於考試可以專力古學必大有

成就矣所著作鄙論已具前札今奉寄三傳補
注想可取閱以助撰述北上諒必待明春或過
江甯不邪冬寒珍重不具庚午

前得書知佳好近作何工夫想增新得也昌黎
云能自樹立不隨流俗此所望於足下矣邑中
聞年歲甚不佳殊增旅人之愁餘具與伯昂字
中不具壬申

去歲得寄書久未復老病目昏作字殊難故也
入新年想佳勝用功勤勵以張吾鄉前輩之緒

甚所屬望也。補後漢亦是佳事。狀愚以謂此等學問用功勞而實得處少。第近世人尚此耳。實不如沈潛於正經正史也。惠定宇有後漢書補注。其書正與足下同意。可取以相證。佐所言近人文集務多。此最爲可笑。事其閒不足錄。而錄入者幾半。狀久之世自有定論。一時之好尚何足憑。且文集多亦自難於傳播。王元美四部稿人家得觀者希矣。此亦其多之爲害矣。表揚幽潛誠吾曹所當爲之事。至其人之顯晦亦自有

數存焉非可以口舌爭也往時汪銳齋欲刻汪
梅湖詩吾聞之亟爲作序然竟未刻成要之梅
湖詩自足傳後必有成之者耳春寒甚厲不知
京師何似珍重千萬畧報餘不具

先生有與阮林論大別山書未見俟問管異
之

復馬雨畊

得書具審相愛之意可感之至此間諸公結會
之事弟先已回卻之矣正如吾兄所云不欲竭

人之歡也此可謂淡知心者矣今身子尚虛憊
不知至十月能勝勞可以舟行不亦不知其時
有水不若必不可行只好俟之春暖也弟此番
病後已譬既死之人凡人間一切事皆不復問
凡有來相告者如告木石斷不問之至作字艱
難之至僅作此以復吾兄其餘一切惠書者皆
不能答吾兄告之祈其相諒可矣其餘一切具
詳與吾四妹書內取閱可悉也王姑爺已往泗
州去九月必回桐夏可將此聞如何定準報知

今尚有未能渡者耳至于住江甯之事則渡無
矣秋寒太早惟珍重相見在邇茲不多及

惜哀先生尺牘卷四 此卷皆與門人

與孔撫約

鼎於前歲得撫約所寄于宣誅後曾兩次作書
奉寄入都今揚州寄去歲秋間惠書乃知前兩
書俱未達也鼎前在揚州聞撫約遭艱還里時
鼎亦正有婦喪勿勿歸來急切無坳書處遂闕
言問今計時已終制矣未審撫約已入都補官
不近狀佳不鼎數年來情緒頗劣小邑寡可言
者作文字頗多又不能寫寄昨承索儀鄭堂記

竹齋片
一
僂卽撰成鈔於別紙撫約觀之亦不異其一夕
談笑也想僂可煩賢叔書成刻石耳僂纂錄古
人文字七十餘卷曰古文辭類纂似於文章一
事有所發明僂未有力卽與刊刻以遺學者數
年來經營葬地去臘始得一處麤醜有形勢可觀
拘於術者日月俟來歲正月乃可畢葬事然精
力則已罷矣尊府所刊國語國策所以一本見
寄國策若未得校正且以誤本寄來也大抵樊
川先生左六哥處皆可寄書當必達尊大人前

可道請安率寄不盡

與何季甄

去歲得手書具悉佳勝倏春秋再夏遙想增福
惟老病成翁者更深益齒之感耳今秋長男持
衡倖與鄉薦亦不得不令其東疾北來而以其
年少無知踽踽遠道未免繫舐犢之懷惟吾弟
古誼篤情必能視之如親子弟其出門時愚固
已告之當恭聽教命矣兩郎君聲譽甚盛家慶
方隆今秋分校足徵 聖心方將倚用可勝

賀也令姪輩現在里居抑來都不當竝安吉邪
愚里居近況持衡自當詳陳茲不備及冬寒係
重千萬

初春惟動定佳勝賢子剖符九江若就養而南
僂可使衰朽更得接晤矣但不知高興來不盈
頑鈍之態如故今年舍江甯而就皖中可以不
涉江濤矣衡兒不免北行應試諸凡誨之奉寄
孟陽小畫一軸物筴一握以致相憶而已餘不
具

春來想動定佳勝。鬮老矣而吾弟亦非少壯。然
想尚未至大衰。憊邪去冬多承惠問。又以賤辰
在月制之期。將以厚誼。彌增感愧。持衡在京久
擾。廡下其南來。乃適淞江。謀一館。今未歸也。賢
郎居官名譽日盛。欣賀。鬮此月內赴江甯。一切
畧如故狀。特此奉謝。并候餘續報。不具。

涼初近。當佳勝。聞五月內。乃體中小。不適。今知
已愈。猶願慎護。耳。鬮今年移居皖中。去家近。一
切物遣衡兒。乃奉擾過久。至愛亦不言謝矣。蘭

士太守已進京未甚念其念邇者外吏之難爲
日甚一日矣惟不欲作奸官乃更以爲易耳畿
輔水災之重歿所未聞今當各復業矣城中相
知者未至大受患不相見無由率候不具

與孔某

信夫之子

去歲秋間承尊大人來江甯聚居兩日畧慰數
十年相憶之情不謂自此遂成永訣頃來江甯
見世兄訃告及尊大人也逸書讀之沈痛內結老
淚不禁回思往管相對如夢寐悲哉悲哉

今歲二月始獲安葬先人故至此最遲展閱來
書才數日耳而遣足來印復書計欲爲尊大人
撰一文字不可倉卒僂就而此足亦不能畱待
今先遣之奉復其行畧已摘鈔畱本其元本謹
以寄還俟鼎所作文字得成當覓僂另寄朝夕
之間孝履惟節哀慎護勿忘先志謹此唁慰餘
不備及

與周東屏

久未奉書想動定佳好僂去歲爲治亭先生邀

來江甯遂居此兩載衰敝之狀亦日夕漸增但
尚能行步飲食耳下月擬歸里度歲明年當不
免更一來也體中近復何似一切尚未減管者
不鼎刻詩文集計尊處當已得之今增試帖一
卷聊寄請正茲有程魚門編修之子瀚已捐雙
月縣丞茲來京欲圖仕進機會恐亦未易想篤
念年誼愍其孤立彼在都進退事宜或當蒙指
教之益耳因其行便附候不具

與周希甫有聲

去冬張豫常觀察歸得書知近社所寄文字及
百金併至甚荷厚誼也想從宦多年始秉符竹
可以大展夙衷矣仁聽仁聽爾近仍主敬敷書
院年七十四矣精神日衰惟齒未脫視聽亦漸
壞而髮之脫最甚膝下三子四孫皆平安鑿可
喜爾所索爲尊先觀察公作墓志已就今奉寄
但不知果可用不拙集二種并寄覽相去道絕
遠非希甫移節於安徽必無緣相見豈勝懷想
畧報不具

駕枉至江甯奉一聚晤候又遠別後會不知何
日豈勝思邪得書知己抵都不知分省乎抑在
部俟選乎抑定赴貴州也鼎在此平安頃得桐
城信長孫復由生一子老翁有曾孫矣此亦筮
可喜也鼎今冬只在此間度歲至明歲再籌行
畱之局承寄見贈之作佳甚但衰朽當之有愧
報耳諸作復以鄙見直筆評判未必果當然以
當面談傾吐至盡矣率復并候不具

前得寄書并見贈詩詩佳甚讀之欣忭不勝即

爲評閱并一書寄入京師而不意駕之望至江
南也其書屬持往者送唐編修處計唐必寄上
也現在履察河淮誠不免勞瘁然助捍民災速
見底績卽不論上官之酬勲與不而於仁人之
心不亦快乎至於江上友生復得瞻對此又平
生所不期而遇者也想臘正之間當可至省廩
近狀麤遣九月得一曾孫旋出天花亦已痊收
可鑿爲喜耳冬寒惟珍重千萬不具

別來倏逾三月間作守淞江此郡極弊之後得

賢將臨之氣象一新矣欣賀欣賀賤狀如故秋
來飯食小減耳衡兒隨督轅在清江尚未回省
附寄補服一副瑪瑙朝珠一挂聊表賀意率候
不具

前月有一書付舍姪憲奉寄計已達覽使至得
書畧知近祉爲佳時事壞敝作守者豈能爲旋
轉乾坤之事救其小半卽爲賢將之功然亦必
大費精神矣鼎近狀麤遣思一歸里而尚未能
沒爲尊大人作傳俟少閒屬筆成便奉寄耳衡

兒隨制軍在淮上當亦隨之回省不知此月得
不懇爲舍姪薦一小館早晚可得邪承輟俸見
魏祇領銘謝茲因使還率復并候不具

昨舍姪從吳門回畧知近況平爲福其餘亦無
足較矣想中丞必畱賢於吳以辦公事不能聽
返金陵相見殊不易矣近狀猶適年畏冷
甚于曩日耳尊大人家傳已脫稿更簡于志銘
而用意頗深今以一本寄覽以謂當不嚴寒惟
珍重餘不具

使至得書具審近祉首郡公事繁勞固其理也
所望勤勤之餘稍自調攝以葆沖粹耳竊今秋
本欲歸去意欲一歸卽不復愛出而度其居陞
未可得安故復展期一年然衰耄已甚彊留於
此亦可嗤矣承惠饋節拜登謝謝衡兒現仕出
筮觀雉二子尚在書院也竊近精神衰憊不堪
久不作文字矣補山相國之詩容畱讀之若精
神稍佳時或能爲之敘而未敢自必望爲先告
知孫世凡竊有女婿潘明日將赴吳中竊昨已

作一書付之其至吳呈閱當在此書後日奉復
不具

昨日前日連作兩書奉寄必俱達也茲有左君
滂字蘭城乃丹徒詩人鼎廿年交友今自京口
徙居吳中羈旅無偶畏人欺之故謁閣下希一
接見以增其光別無他求故爲介紹耳衡兒已
爲藩委查災昨制府又委催回空糧船此幾須
冬底乃竣耳辛苦亦其分矣想筮回可得一署
事耳奉報併候不宣

別來累月惟動壽佳勝攝任繁郡當可展裋裊
矣然恐時事猶多棘手處耳元任官尚無來信
想可任至冬閒邪竄近狀麤遣衡兒雖得本班
先用而實缺急未可得又未委署今差赴徐州
查災也女婿潘玉字韞輝舊爲江蘇錢穀幕今
失館來蘇欲求一枝之棲此間一切令其口詳
奉候不具

乙丑年竄在皖得書并承寄四十金時竄勿勿
將赴金陵遂闕報書甚歉甚歉頃得去年十月

十日京師見寄書乃知近況之詳遭屈殊爲悵
悵今屆新正想動定佳好冀絕不看邸鈔不知
希甫今尚畱都中乎抑更得一開復機會未邪
冀我敝已甚今年當重赴鹿鳴故畱住此俟秋
冬間歸去耳兒景衡現署儀徵家有孫四人長
孫今年可娶婦矣冀於文章之事何敢當作者
之目但平生所聞於長者鑿異於俗學所編古
文辭類纂陳石士處有鈔本恐一時未便刊刻
若希甫就鈔一部帶回湖湘或未必無益於學

者且珍重千萬餘不多及

與何硯農蘭士

前得書具審大事辦理已畢甚善甚善近想闔
潭各清安也所須尊公家傳已爲具草雖不能
佳卻字字真實也兼衰疲日昏不能端正寫字
如以謂其文可存或求一善書者書之便如閑
邪公家傳款也今將稿本寄上朝夕惟一切珍
重餘不具

與鮑雙五

去秋在金陵寄一書當已達覽新年來想安善
卜宅已得吉壤未念念兼冬閒歸家次子師古
得一兒既而喪吾弟婦今正辦與六弟合葬事
未竣也爲令祖大人撰墓銘已成不能佳今以
稿寄觀亦可與殷麟先生論之謂足存不邪二
月杪當詣江甯不知尚得與雙五有接對之時
不衡兒去秋自太原至汾今當自汾州入京矣
賤體如故狀畧報不盡

前日衡兒自都中回得書始知挾筴入都第前

作一書併志銘稿寄往巖鎮不知曾轉寄到不
也今更將志銘錄一本寄上長夏想安好竊近
狀如常曩者爲黟縣葉治三作西園記治三弟
兄已勒石京師此間頗有索其拓本而竊無以
應之望爲拓二三十本見寄爲荷在都時與來
往者爲誰何時更得一悞晤相望悵然惟保重
千萬

久別相念甚切今年聞與館選極欣慰正爲西
清慶得人自遠承古道修簡見問謝謝見復言拙

集太過豈所敢承然鎔鑄唐宋則固是僕平生
論詩宗旨耳又有今體詩鈔十八卷衡兒曾以
呈覽未今日詩家大為榛塞雖通人不能具正
見吾斷謂樊榭簡齋皆詩家之惡派此論出必
大為世怨怒然理不可易非大才不足發明吾
說以服天下意在足下乎知將請假南旋然恐
冬間過金陵時未必相值今寄此奉覆并候不

一一

去歲大考聞進職甚喜願努力建樹以副清時

至天下文章衰敝得登高而呼以振興之亦所
幸也慎勿以遠貧爲急計耳所寄兩書俱至欲
作古文爾何足資問韓李以來諸賢論文之語
具在取師之彼必不爲欺人語也用功之始襲
讀古人之作而已豈復有異術哉冬夫爾自皖
歸家持衡亦自淮上辭館而旋小男雉乃生一
子此筮可喜賤狀固衰老然尚平安今年仍擬
赴皖但不知此生與足下有復相見之期不承
寄換帖謹璧爾野處不欲以搢紳之體自居况

翰林乎故併不作全東奉復勿罪勿罪江淮間
冬春皆暖京師未知何如也珍重千萬不一
周東屏南來得手書具悉清適欣慰欣慰此時
分校出差二者想必有一得耶處今日而貧乏
殆無術可免止有耐心而已鼂在皖亦麤遣臨
場時獲免如在江甯之煩擾而岑寂特甚矣頃
得殿麟先生書知其近佳而槩齋之喪可痛甚
至都中諒知之矣衡兒諸望教導秋涼珍重千
萬不具

惠書知佳勝欣慰欣慰河南闡墨亦清正知必
盡其菁英矣。鼎固衰耗狀尚能步履亦樂與少
年談說而院中諸生冑來就談者乃絕。少士不
說學使人有閔子馬之歎。老翁亦淡以自媿而
來書以造士相推彌增媿矣。衡兒以道費之艱
公車之行竟輟是亦無可柰何之事也。知京邸
亦甚苦然貧乏乃今日士大夫所同惟甘淡泊
者則處之裕如鄙人以此自勉亦以奉勉而已。
相對一談恐終無時但有惆悵朝夕惟珍重干

萬不具

頃得月朔手書畧悉春來近祉學使最費心力
之任而體中覺心經煩熱殊以爲懸念此無容
靜攝之理似當服天王補心丹也須用葠自製
不能於外售若僞者更有害矣竄於去夏至江
甯僂住至今俟冬閒乃歸賤狀不甚異筭但精
神實大減也衡兒已就此地江浦書院每年百
金取其近吾而已卜居江甯事尚未竣要亦聽
之機緣耳近刻爲諸生兒輩改竄之四書文解

以一部寄閱似頗有益於初學耳江甯有一秀才管同在其同鄉一通判署商邱陳姓家做館此生詩文俱佳乃少年異才若行部至可呼與語或便招入幕亦佳事也率報不具

前月一書由舍弟商城令處轉呈必已達矣頃於商城處又得光州使院惠書併白金三十兩過承遠惠銘謝銘謝晚春和煥惟倍增福公事誠不得避勞所望稍自愛嗇而已賤體率如故狀惟不能復讀書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志

局總無頭緒縱有開局之日不爲空言而衰翁
固不能待之矣近惟稍理故經於舊所撰九經
說畧增數卷其間或微有資於學者耳不知有
日更得一接談否遙望曷任企悵珍重千萬不
具

起居近想安好使軺按部興才校士勞勩諒不
免矣亦有佳士大出庸眾者乎今年屢得殿麟
先生書知其安善讀所注易乃不滿人意以此
彌歎著述之難耳鄭連年住江甯未返亦自鹿

遺今年刻試帖一卷又法帖題跋一卷同裝奉
寄覽之又鼎時藝有內外兩編今亦奉寄其外
編尚可爲今時學者用也詩古文亦間作然鼎
不欲增刻待歿後論定當有人爲刻一全部若
歿後無人爲刻必是其文不足傳生前縱刻亦
何貴之有哉今年淮揚河患甚鉅而他郡則甚
豐稔冬不甚寒此亦貧民之所喜也鼎居此頗
恨可語者希前言管同曾來謁閣下乎昨始求
得武進黃仲則詩集讀之固亦有才然不爲純

出若管生異日成就或當勝之耳相隔懸遠無
由面談惟珍重千萬不具

今年兩得書具畱佳好吳令親至談使節近況
尤詳也欲奉一書而無便計今將還旃入都矣
窠居此平安但彌覺衰左車脫一矣管異之至
承寄銀十六兩謝謝明年擬尚處此席未能便
謝去也聞賢郎能讀書此大可慶之事想已婚
得孫未邪奉寄顧寶幢畫一軸爭坐帖一冊上
皆有拙筆題識聊以慰遠道之相念也計此書

至京鑿可與軒車始值率俟不具丁卯

去歲聞典試山西遠爲欣忭頃獲寄書知用心
之審細展閱試卷誠亦得才矣彌可喜也又承
遠念衰朽寄以甘金媿荷媿荷竊尚如故態此
月半復赴江甯在里中在江甯總不得一異才
崛起者天資卓絕固難而用功精專亦難也意
常鬱鬱希可共言又得夏對如雙五其人者乎
茲先作書奉復俟至江甯有便夏報消息惟珍
重不具

初寒想動定佳勝今正當進冊頁之時高文典
冊必盛有可稱矣竊近麤麗遣在江甯擬度臘以
待明秋之鹿鳴矣今年乃聞殿麟先生之隕極
可悽痛諒同此懷歎中舊人殆盡矣竊頃有五
七言詩今體重雕本頗增減於管刻亦較佳奉
寄一部於尊意當不不妨寄聞也餘不具

正月有書奉寄當已達頃見試錄知令弟獲雋
良深欣慰公山正禮二龍竝轡世之佳事孰逾
此哉即日想增佳適竊於二月來江甯今換適

不攜家眷來雖岑寂而轉有靜味固所喜也祇
是稱神疲敝每日瞌睡時多朽木糞土不可自
息矣書一筆奉寄清拂出入裊裊亦千里面目
也率候惟珍重不具

月初得八月內手書兼荷佳章及白金之餽厚
誼令人媿赧而循讀鉅製詞氣奔放押彊韻如
是之多不覺艱苦足見雄才良爲陋室之光華
矣敬謝敬謝頃間奉節督學湖北曩在中州已
有訓士之效今更可爲楚中慶矣此日旌旆應

已屆武昌霜寒遙度使院多豫鼎尚如故態今
冬在此度歲偶書一筆奉寄一笑又近作殿麟
先生傳寫一本寄閱之若爲鐫撰述亦可優埒
入矣餘不具

九月作一書欲奉寄而無便置之笥中遂至許
久卽日惟興居佳勝當尚未按部只在武昌也
鼎癡頑如故態昨殿麟先生子寄其刻集併鼎
所爲傳亦刻不知曾奉寄不然則殿麟尚可云
有子也鄙撰九經說增添數十則不記曾奉寄

惟齋尺牘
不今夏寄一部設多以贈畱心經學人可也外
絹箋十張一篋併資揮翰冬晴過久所欣穀賤
不知能常不奉候不具

去秋承寄詩及鯉魚于冬間有書奉寄仁杭州
葉君此書曾寄到不今歲來想倍增多福此時
行部何郡耶魚近平安仍在鍾山也楚中近有
異乎不知今天下人才何以若是衰耗想使
者中賢不限一格或學問或文章學問中非一
門文章亦非一門假如其此作時文亦即可

取今世時文之道始成絕學矣由諸君子視之
太卑也夫四六不害爲文學之美時文之體豈
不尊於四六乎江南殊苦春寒又自秋未至今
無雨甚有無麥之患楚中想不至是邪茲畧報
餘俟後寄

去歲聞使輶入都旋晉閣學已可欣悒新年惟
動定增福鼎今年尚居鍾山一切麤穢遣衰老有
加固其理也今春望雙五總裁會闡文體之壞
甚矣能反之以正乃士流之所望也去歲友人

刻錢莘楣字年錄余爲作序今春寄一部監定
古人字畫此書大有用也江南大雪於二麥甚
妙此甚可喜但春寒可畏自艸艸畧報不具甲戌
漸熱想動定佳勝鼯亦如常四月間爲治亭制
軍邀至江甯復主鍾山書院遂攜衡兒來此此
間舊人多相厚之情今真擬卜居于此矣京師
諸相好想各安好亦想各苦貧此則惟有耐之
而已馬舍彌甥與館選此最慢事望時教之鼯
在此夏謀將所訂經說今體詩之類重刊一本

此則居此之復愈于上江者也朝夕惟珍重千萬餘不具 乙丑

得五月內手書具審近祉爲慰獨聞令郎之疾令人耿耿今獲痊不其證爲癡邪狂邪此各異治法又其發止有時乎抑鎮常如一乎若有明清了了時勸之尋閱佛書與佳僧談論勝於服藥此急救心火妙方也蓋世緣空則心病必愈矣竊近況如故今年江南大荒故欲歸而不得又須畱此一年衡兒尚未補缺補後吾或可去

竹葉天片
百承寄廿金謝謝秋涼珍重不具

與劉明東

開

得前月書心佳好不欲就館閉戶勤學計無善
于此者專情周禮亦佳凡書少時未讀中年閱
之博恐難記必須隨手鈔纂退之記事提要纂
言鈔元固古今爲學之定法也但此等只爲求
記之方一人所爲于他人無用後人往往刊行
等子著述乃是謬也地理乃史學中之一端須
是行多所歷方能了了或覓得一當今之全圖

有百里方格者時懸於前其間雖有小誤大體不失若止于史志上終不能分明也張阮林辨吾論大別謂南北通道淮南江北甚多豈可但云北峽關及信陽三關卻不思此通道雖多而山高徑迂不便行軍其可通車轍易餉運者只吾邑及信陽耳吾已以書告之而被執不回且以所辨刊本吾答論秦三十六郡無象郡等四郡錢莘楣謂具不然吾更不與辨謂此等是非于身心家國初無關涉嘵嘵致辨夫亦何爲故

今于阮林夏不復論以待讀書明地理者自能
悉其說自想明東在縣已見阮林所刻于此一
條能豁然乎時事紛紜未知清了之早莫吾輩
亦爲所得爲者而已寒已深矣珍重千萬不具
得書知明東獲古愚先生及諸太守招于幕中
閱試卷甚佳想必于江西過夏秋矣此後行止
夏望寄使聞也承爲鬻生日作壽序甚媿厚誼
所言于微薄殊不敢當然命意遣辭俱善世不
可無此議論亦不可無此文盡力如此作去吾

鄉古文一脈庶不至斷絕矣豈第鬻一人之牽也哉吾近有一書與古愚付王匯川攜去明東至古愚處當必見之也居人幕中務須韜晦靜默勿與眾爭名立身成遠大之業此其要節卽處世得安恬之福亦此爲召致也吾近尚平安但不知今冬得歸里與明東相見不臨書悵悵與管異之同

前月得寄書併詩文悵慰不可勝相別三年賢乃如此進邪古文已免俗氣然尚未造古人妙

惟系片
處著詩則竟有古人妙處稱此爲之當爲數十年中所見才雋之冠矣老夫放一頭地豈待言哉吾向教後學學詩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詩鈔今以加于賢卻猶未當蓋阮亭詩法五古只以謝宣城爲宗七古只以東坡爲宗賢今所宗正當以李杜耳越過阮亭一層然王所選亦不可不看以廣其趣崆峒集亦正爲子先導紅豆老人謬說勿聽之也古文若更欲學試更讀韓歐然將來成就終不逮詩詩文皆已評閱茲寄

還以三隅反賢必能之矣年誼疏而師生重以
後書札勿以年誼稱也吾所著未刻者難鈔寄
已刻而賢未得者可指明以便覓寄餘不具
昨得寄書併見贈詩極知相憶之情然今歲已
暮固無由相見矣客中願且自遣雖不適意而
無傷和豫之氣乃所望也古文尚書之僞此已
是天下定論望谿雖學者而其人敦厚而識滯
又似未見閩百詩之古文疏證故執其誤而不
知返大抵在前儒不敢輕棄古文乃慎重遺經

性齋天牘
三
其理非謬若生此時經閻百詩及窟等考論大明之後仍尊古文者乃愚而謬矣賢所見自是然亦未見閻書故所言猶多舛失大抵年少讀書之時非著書時自此更須面悉不具

得四月十六日書知近況平安但貧甚自不知頃更得館不鮑學使處吾已作書屬爲吹薦若道近僂或一往謁之寄來文十篇閱之極令人欣悛若以才氣論此時殆未有出賢右者勉力績學成就爲國一人物也賢今歲必是專於

文大用功故文進而詩退有文若此何必能詩哉況後尚未可量邪諸文體格已成就足發其才所望學克力厚則光燄十倍矣智過於師乃堪傳法須立志跨越老夫乃爲豪傑自尚書序但以真出在西漢前豈謂無可議哉吾嘗謂劉歆云孔子序書若揚子雲但云管之說書者序以百不云孔子作此卽是揚識高於劉處然雖非出孔子而是真古書自可貴非如僞書乃可惡也又古人措語自與後世不同不可以後世

人用字輕重之法疑及古人如賄肅慎此等用
字無害吾嘗謂表記辭欲巧巧卽易傳所云修
辭耳不可以巧言佞色僂譏其失荀子化性起
僞之僞非詐僞也必以今人用字之法上衡古
人則覺其不當者多矣賢有名而無字吾意欲
爲命字曰異之君子之道同乎人而已同乎人
者人之所以爲人也非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也
故曰君子以同而異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
者以其存心也以仁以禮存心達之於天下是

爲同而已若以此字頗覺有義賢見以爲然否
甚思一見若此時急切未得館或暫歸來亦自
佳行止酌之吾今年來平安但精神彌短自畧
報經說數篇併寄閱之已熱珍重千萬不具

東漢六朝之誌銘唐人作贈序乃時文也昌黎
爲之則古文矣明時經藝壽序時文也熙甫爲
之則古文矣作古文者生熙甫後若不解經藝
便是跛陷 本朝如李安溪所見不出時文其
評論熙甫可謂滿口亂道也望溪則勝之矣然

於古文時文界限猶有未清處大抵從時文家
逆追經藝古文之理甚難若本解古文直取以
爲經義之體則爲功甚易不過數月內可成也
賢旣作古文須知經義一體又應科訓徒不得
棄時文然此兩處畫開用功亦兩不相礙今將
吾內外兩稿寄閱於此兩層皆各有裨益處穎
悟必能解之

前作寄書未兩月而復函至甚可喜秋涼想佳
適今年旣未能去此館明年又是場期須歸若

主人畱過上半年亦無取更動矣吾姪浣江已
來其書不必寄去內係吾詩文集異之可拆取
亦不必寄回來矣今人詩文不能追企古人亦
是天資遜之亦是塗轍誤而用功不深也若塗
轍旣正用功深久於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諒不
可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
功深者其收名遠乎近世人習聞錢受之偏論
輕譏明人之摹倣文不經摹倣亦安能脫化觀
古人之學前古摹倣而渾妙者自可法摹倣鈍

滯者自可棄雖揚子雲亦當以此義裁之豈但
明賢哉客中惟慎重不具

去冬得田令君書託爲奉邀時望異之歸甚急
又不知所在無處奉寄待至今正鼎乃以書復
之適得異之書乃知在德州也所謂人生聚散
有數存者其信然乎獲依於淵如先生亦殊佳
勝想六月必歸赴鄉試吾在此尚可以一晤鹿
鳴宴後吾亦歸里矣淵如先生能卽以謝書付
雕否甚望甚望八十老翁獲一讀此亦不枉一

久活也田公處自己延師然其意頗厚今將其
書寄來閱之吾癡頑之狀尚不減異之今年想
不免稍尋舉業希作詩矣客中珍重一切面悉
茲不具